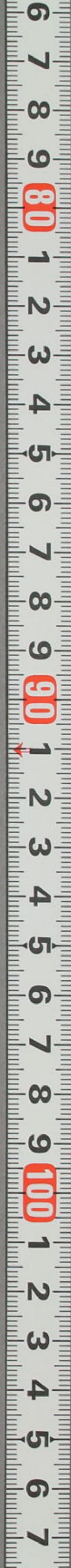




莊子註疏

一之二

62
1



門仁
第 62
卷 1

十七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
卷之二郭象字子
玄少有才理好老莊
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
語如懸河瀉水往而不
竭東海王越引為文傳
去薄甚見親委遂任
職當推重於內外由
是素論去之永嘉末
病卒先是注莊子者
十家莫能究其旨故
秀於曰注外而為解義
雖寄致大暢玄風惟
秋水至樂一篇未竟而
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
義不得于世遂竊以
為己注反自注秋水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
一篇其餘衆篇或點
定文句而已其後秀
義別本出故今有向
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華真經序

田書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在言言雖無會
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
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
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
唯謹介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遊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絀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
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太
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
孝慈終於兼忘札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
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
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冥適乎民顛
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於今所以散故觀其

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
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攢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
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
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
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寶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
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休國睢

陽蒙縣師長葉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降衰周
 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
 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
 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也古人稱師曰子亦
 曰子是書名非但二篇之物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
 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
 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

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
 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
 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
 則取篇首一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
 遙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網略為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栢云道者銷也遙者遠也銷有為累遠見無
 為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

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王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志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無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效理但立教分篇掇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

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物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無心志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太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

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今之駢
拇以下皆以篇首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
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迷
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換庸昧必而習
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為疏
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疎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
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莊子宋人也白周子

沐生睢陽蒙縣

莊子者戰國始又襄周

之末人也宋國睢陽

蒙縣之英產也自列

子后黃子孟才同時

之人也長乘公子師

與古之道術無待聖

人也

內篇七卷外篇十五卷

雜篇十一卷凡卅三卷

也內明理外明事雜

事理共明白也

真八說文真仙也黃真

人又真仙人。真人又

仙也

道公消也

遙入遠也行也存道

南華真經注疏解經注疏解經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游第一

郭象注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夏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也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注皇仙命吾疏序云晉黃門郎穎川郭象字子玄

唐西華法師

玄英疏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疏冥猶

取其溟漠無涯故為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



奇言大鵬取世化之理也
達觀人忘汝之人也

昨日我非今日我
弘首莊子旨

崔云垂猶其突如面雲也
也司馬彪云若雲垂無旁

莊子內篇逍遙

豈獨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冥而已放無等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
宜要其會成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首皆
可更之耳夫四序風馳三光雷卷是以負山岳而

變化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

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翔翔凌摩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地也非冥海不

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即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小物必自生於小

處小處亦必生彼小物理固自然疏運轉也是指斤也

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即此鵬鳥其形重

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

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

奮南冥雖復昇沈性殊道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

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

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虫北方尚

冥之地欲表向明皆闔捨滯未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

為道之遙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自是華外語諧語
非我萬言也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足自

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

不得不然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

非樂然也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捨榆

踉蹌、獸行貌也

野馬、以生物之息
舉是眼前之息也如此
鴨生拘之息被舉也

遐途、近也二字
懸見也
遐、鵬近不心
也

杖而止此比所能則有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鬪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冥不可未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翼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矣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連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憇止適足而已豈措情乎哉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者也

此皆鵬之所憑以飛今雅云邑者耳野馬者遊氣也疏外曰郊郊

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數舉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玉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搶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連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途豈惜意於矜驕也

斯趣者於何而語誇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為遠而無

極耶鵬之自上以觀地亦若人之自此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遠近輒足以自勝而逝之仰視圖穹甚為迢迢碧空高遠里數無窮蒼蒼若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且夫水自勝取足適至南冥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

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

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天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受其齊一也若乃失乎

志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穿尖起之飛不能無困在

且者假借是聊畧之辭夫者開發是語之端緒積聚

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切汚陷也謂堂庭切陷之地也

芥中也膠黏也此起辭也夫甃覆一杯之水切汚堂地

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沉靡滯若还用杯為舟理必不

可傾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太舟必須

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若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疏 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凡不

枋之上大鵬九萬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

飄風鼓扇其下也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

閱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悶不

通故耳此大 培重也夭折也悶塞也初賴技搖故能

鵬之逍遙也 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

天下垂風脊一 麥霄漢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戈無侵

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復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

海不亦 蠅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宜乎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爰以之九萬里南為 苟足於其性

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 則雖大鵬無

頭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蠅蟬也生七

一各蛸蟻鷲鳩鷓鴣也即今之斑鳩是也天卒疾之貌

畢戈罔也免罔也

中行曰跋水行曰涉

大夸企自息不道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

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旅遠則聚糧多故其翼旅大則積

氣旅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厚也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

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擣糧食為一宿之備適於

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

郭注云所適旅遠則聚糧於多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

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

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

大意郭注云二虫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夫鵬搏風九萬小鳥决起榆枋雖復遠近不

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理之表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杭

自振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

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為由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有

六十心童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其長西

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虫三百六十聖

龜為其長中央鯢虫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

故名鵬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

豈有政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顧者也然後統以無從

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

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

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

不生者無窮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

遊而有所穿矣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

未能無待也疏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

何知不知道理遠近無心也

均異趣鵬之為魚蟻數何適性事一也

公戴禮各戴聖字次君云者初札記筆削其正孔六權也

應龍應性也又應者大也自會自有鱗曰龍有翼曰鰲童有角曰虬

前一本齡二

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能及奚以知其然也疏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効也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也懸解耶假設其間以生後谷也朝菌不知晦

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兩於糞壤之上

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日終謂之晦日且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復蟬也生於麥稊亦謂之麥節復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即復長秋短斯言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齡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以八千歲為秋疏冥靈木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春以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

立亦年大年即如是兩志則彭祖與大椿短折也

歲為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季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木椿

八千歲而落葉並以春秋賒求故謂之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又特聞衆人匹

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徒寧悲此者以其

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踰天下又向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義大故舉小大

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篋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生能調氣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

復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時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吉獨聞於世而世人比之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

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之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

湯中一命短也
記新法曰自十六至十九
日湯自廿二至廿五日
中一日八歲至十一日
下
豈下面之四角也上
言首之穴也三兌三震
三商
箕室獄室也

云、自是至之棘也

湯各止其分。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
以所問。疏。湯是帝營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為是也。疏。母氏。技都。見百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光上。身長九尺。仕復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服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復萬草棘。音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夏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問。故云。是已。所所。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也。

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疏。脩。長也。地以中為毛髮。北

辨知二

毛句至鄭重煩煩也

名。寶髮。所謂不毛之地。鯤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頭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唐。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有鳥焉。其名為鵬。背

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

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表。摩。蒼。昊。是

過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御。吸。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閱。而

誌之。且適南冥也。在鷓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一中殊異。故所至不同。

知德行

祭公衆也黑也
元平也善也首也漢文紀
元七之民師古曰元
善德也

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物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存各有自然之素分既非啟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惑且將也亦語助也在小澤也鷓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雀也八尺曰鷓翔猶嬉戲也而鷓雀小鳥縱狂在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啜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辨小大之性殊論答足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規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

之詞國是五等之那那是一方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效功効堪在一官自有各行着聞比周那黨自有道德弘轉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禀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規已所七亦猶鳥之自得於一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故有笑 宋氏宋人也猶然

未得未登自然之理也

如是宋子雖能志有未能遺無故笑幸官之後帶於爵祿虛談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示笑大示夫者不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且舉世而與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表也宋

子寧性懷道整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寧士非毀亦不加其沮表審自得也 定乎內

外之分內我而 疏宋子知內既非我亦非物內外又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惑

也辨乎榮辱之境宋子 疏志勸沮於非譽混穿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此知

玄鑒辨於物境不復內斯已矣 疏亦不能 疏斯此也已止

我而外物榮已而辱已止盡於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 疏數數猶汲

斯也間於世也 汲也宋榮

及之休息自
亦不能舉世言之去也
復適此定內外之分去
三向自己之心也
及照小乘之趣回大乘

能無不可孔子曰無可不可

御四
「自得」

子寧性虛談任理直跡未嘗運智推求雖然猶有未樹

也唯能自是取未疏樹立也米子捨有證無謂在偏滯

尚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疏姓列名御

與鄭穆公同時師於壘丘子林著書八卷得旬有五日

而後反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

五日迴及散家未能無所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行耳非數數疏致得也彼列御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

然求之也由志談無心虛懷任運非開域情取捨

忘心前境界指也

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在此雖兗平行猶有所待

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期必有待乘風輕舉雖兗步行

自宰官已下及宋米御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

志咸服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

不成者方盡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

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物名也天

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也故大鵬之能高存

鷄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

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御六氣之弁者即是遊變化

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

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

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

乘是無待上指云

待然後道遙耳而况大鵬乎支唯與物真而猶大變者

王逸注詩云陵陽子
明經言春食朝霞
者日將出時黃氣也
復食正陽者南方星氣
也秋食陰陰者日沒
已後赤黃冬食沉瀝氣
者北方夜半氣也

自天松葉網之毛不
非道樞之廣之毛不
任自然也

美極至道也

二物五

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道待者
使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
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
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
有待况有待者
疏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
之巨細半
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沈瀝并天地二氣為六氣也杜預
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與道林云六氣天地四
時也辨者變也惡平猶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体道
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道送混
群靈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
通哉明徹於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啟曰至人無
已 無已故順物
順物而至矣
神人無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
則迹滅矣令順而不助
聖人無名 聖人者物得性之名
與至理為一故無功
耳未足以名其所以

得**疏** 至言其体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休語至就用
也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諸於靈極故謂之至陰
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具
有此三欲顯切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
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升人也欲結
此人無待之德彰其体用乃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
許由 堯者帝嘗之子姓伊梅字放勳母慶都感赤龍
而生身長一丈九寸上而豐下眉有八米足履翼
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
号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有傳堯之
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
於箕山師於齧鉄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
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斤避之曰惡
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
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莊子內篇逍遙

九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陰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疏

善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丁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沱無勞浸灌

之澤堯既為謙射讓退已進入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

支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疏

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為天子若仲武立為天

子字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視缺然未定請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治

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能令萬事理不理萬

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

明既治則無所代之以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且忘

不久我道五
死為之道下

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弄疏

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治

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

皆清謐何勞讓於我適為許由觀莊文賤堯而廢許由

弄郭注乃勞許由優堯者則何耶欲明放勳大聖仲武

木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宸分陽而喪天下許

由不更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漸斷可知矣是以莊

子授榴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注察無待之心更致

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以取障子者死柄之
命窮八升九益也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

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四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

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

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

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

君之德也若獨允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
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故俗中之丁物而為堯之
外臣耳若以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
之實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膾炙米利狀穢邑名
也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高九五將為
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
外是賓捨主取實喪內未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
為賓為賓
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

有極苟足其極則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
餘天下之財也疏匠亦名機虫好深處而巧為巢也
偃鼠形大小如乎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
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
腹之餘無差浩汗况許由安茲蓬華不顧金園樂彼蔬
食詎勞歸休乎君乎無所用天下為
均之無用而堯獨
有之明先懷

無方故天下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
樂推而不歎堯云君宜速還黃屋飯返紫微禪讓之
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庖人雖不洽庖戶祝不越
無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焉

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
下之至寶各得其實又何所為哉自得疏庖人謂掌庖厨
而已矣故堯許之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疏之人則今之
大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
祝是也執祭板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
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
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為濫職奔於樽俎而代之宰
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洽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肩吾
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疏
肩吾連叔並
古之懷道人

論堯許優劣此奇三
賢為公問而堯之一
聖如此

二十四兩也百二十四兩也

三耳八野
肩竟也

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

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子王知其賢聘以黃芩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

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

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嘗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

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

也

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疏 所登接輿之言恢弘而無窮當一往而陳稷粳曾無

又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迢

清高尋其源流

畧無窮極也

大有選庭不近人情焉 疏 選庭猶過差

顧之類也謂接輿之言不獨於俗多有

過差不附世情故太言不入於里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 疏 陸通之說其若何此

則又曾肩吾所登意謂

白蘋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

唐堂之上然其用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

見其戴黃屋佩玉金便謂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

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麤

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

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

外傷

疏 蘋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

內

即為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

即空有並照雖居廊廡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

冰雪取其潔清綽約辭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

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記之絕垠之外推

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

言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不

已昔聳以谷連叔之辭者也

二聖人上何不麤也

本領下
無不子

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五穀者黍稷麻菽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表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智照靈通無心疏順物故曰乘雲

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其神凝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体神居

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裡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兵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唯澹然而不泛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疏 凝靜也疵 病疾病也

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無災害物無夭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連叔曰然聾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

有龍焉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疏聾者

謂眼無眸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病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聾目聾耳不可示之以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聾接輿之言謂為狂而不信是其言也猶時女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

也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疏是者指在之言也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時女少年處室之

本迹一教本門迹門立
法花章品第一三四卷
安樂行品第十四卷
八迹門也其與本門
也本門至極向上之道
也迹門彰方也堯者岩
廟拱手御座跡門也
內證本門也
文章天日月星辰地山
川草木

此言自然為物所求處
時女繫手為君子所
求如無心

竊窺深遠幽微之員

本三乃午
本作之

斬皆云無堯天下謂
可治是非以則堯亂
又云天下荒淫蒼生南
亂故堯治天下其心可
亂也

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縹緲凝潔之人也方
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

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且孰弊弊焉以天下

為憂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貫萬物之妙數故能
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也世以

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
體玄而極效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
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之是語助
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而後能乎亦歎羨也

旁礴猶混同也斲亦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
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濟群品混同
萬物驅馭百靈世道荒蕪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
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
事為憂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又曰取天
下常以無事及其有憂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
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阜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焚無往而不安則
所在皆適死生

無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不嬰乎禍躩躩至也
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害會

生死則無死無生冥於水火則不溺不焚假令陽九流
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云

死生無變於已何况溺熱之間也哉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夏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
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

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疏散為塵賦為垢穀不熟為糝
名其塵垢糝糠耳疏散為塵賦為垢穀不熟為糝

鑄範上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
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耳其德故立各謚以彰聖

昔年甲子九十九百年
石早九年有故云亦故
水百六之事九年旱石
百六年後洪水起故云
亦故

非避之難自然不至也

陽九百六列魏表揚九
之會註漢書曰之厄
四千五百為一元一
元之中九陽厄五陰
厄四陽為早陰為水
又云初八元百六歲有
厄故曰百六之會

契垣上武連又職
下常財又
粘卡也又昌志及

四子者又言至人神人聖
人之三人也漆堯則四
人也

体然各者粗法不異糝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
誦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糝糠坻填作舜豈知
妙体胡可言耶是以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誰肯以物為夏者也

文身無所用之疏此起辭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
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

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絳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
之裔越乃大伯之苗一國賢近往來仍以章甫為貨且
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髮美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
成無用亦須采花本猶滯著富貴起自矯矜堯既体道
洞志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堯之無堯治天下之
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無所用章甫耳

民乎海內之政徃見四子藜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

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
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不

非三非假見云及遮中
道又云及比中道非有非
無亦同以空假假以假照
空是云及比中道也遺者
證空是也云則教教蓋
權大乘也

下雖宗堯堯未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
冥之境雖竒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
竒言以明堯之不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
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矣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
其冥哉故將來四子於海外而扱堯於所見因謂與物
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
而至高之所會者及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
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矣足以語至極而
遊無穿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大
哉原西入于河水比曰陽則今之晋州平陽縣
在汾水比昔堯都也窅然者舜寒是深遠之名喪之言
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二非本非
迹四非非本迹者也言堯又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
句故言徃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
萬邦和平九土雖復疑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馭万
机窅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体即用空有双照

四子司馬李云
王倪啻齒缺被衣許由

瓠力郭及司馬云瓠
布護也落零落也
瓠八昆羌及理選之簡
文云一猶落也
呼許橋高及

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
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
遠理刘璋推汾陽於射山更迷惑於近夏今所解秋稍
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世徒見堯之迹
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疏
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
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号為魏後為強秦所
逼徙於大梁後改為梁僭号称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
瓠之辭以說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
致此詞而更相
敷發者也

能自舉也
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
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
盛水漿應脆不堅
割之以為瓢則瓠落無容非不呼然
故不亡自勝舉也

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指之疏
割分割之瓢也瓠落平
也而用盛水應脆不能自勝分割為瓢平淺不容多物
衆諸無用打破弃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
應須屏
能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滌滌統為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拊
故常棄於水中也
疏

并浮穉漂也統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澆水漂絮以
作牽離手指生瘡拊拊有同龜皆故世世相承家傳此
藥令其手不拘拊掌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未
無虧替又云滌滌也統絮也謂搗絮於水中之故也
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疏
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也他
國遊客偶介聞之請買手瘡下
術遂費百金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滌滌統不過數金
之價者也

始移及粗細經樺
繡不負者
瓠力郭及司馬云瓠
布護也落零落也
瓠八昆羌及理選之簡
文云一猶落也
呼許橋高及

葉土九因車表六條易
五色之土負也一
封諸侯時八春封
侯青土土包也

禹貢厥貢惟土五色注
其五色土為社建諸侯
則割其方色上土之使
之社也包以百茅
者覆四方
獻凱獻社樹之神

今一朝而鵲巢枝百金請與之疏鵲巢枝也俗價既高鵲巢枝謀議世世并游為利益

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矣曰請與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疏吳越比隣

地帶河江兵戈相接必用船戰士隆冬于多拘城客素真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

兵吳王使為將師賴此各藥而束手不拘并旌旗越人亂敵獲此大捷敵凱而旋動庸鬼著柝之旁

能不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并統則所用之上

異也疏或不定也方藥無一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木人用之以并統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

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

言物各有宜苟得其疏攄者繩絡之也樽者容之如酒宜安往而不逍遙也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

謂腰舟者也蓬草各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瓠浮乎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

惠王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拮據之辟譏刺莊子之書為用失宜且采可歎之惠子謂莊

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疏樗樗桑之類嗚之甚息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

假相與鳴之未知的小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當故言人謂之樗也

卷曲而不中規矩立塗匠者不顧疏擁腫繫癭也卷曲不端直也規

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枏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斲卷繩墨不如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

梓山樗也山樗世自
葉差秋誌山有樗

此以刺感不謀大
感小智不知言

商鞅秦法寵愛商鞅云
可封元故云不也魏國
之王千公子於上云也

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疏樹既擁腫不材

迂誕無用眾所不取此合前者也匠人不顧言迹

以候教者東西跳蚤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疏

在野猫也跳蚤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

罟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卑伏其身伺候傲慢

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

罔罟之中皆以刺感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蓬跪曲奉

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

商鞅蘇張即是其度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聚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羣牛猶旌牛也出西南夷其形其大山中遠望如天

際之雲救澤之中逍遙養性跳蚤提鼠不及野狸亦

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用有之鄉廣莫之野疏無何有猶無有也

入之処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野也

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丘

其下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

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戀息徒倚顧步裴回其下亦猶

行李者傳行李徒乘取
為史史字訛作李史史
古使字亦作行李

世塗詭嘗因
若於生分也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二

齊物論者人物之論也齊
者一也欲論而為之
戰崗之世尊問不同更
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
若是非兩忘而取之自然
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言人物之體雖殊
所受生分齊也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
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嚶嗒焉似喪其耦

均彼我

故外無以與爲歡嗒焉而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子之
解體若失其配匹者也

以居處爲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
冥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談故莊子

美其情高而詭爲論首隱憑也嚶嘆也嗒焉解釋貌偶
匹也身與神爲匹物與我爲耦也子綦憑几而坐忘幾神

遐想仰天而嚶歎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隨
體身心俱遺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立待前顏成子慕前事五
云語也

天真本源自性佛

御講註者代世顯日顯
成狀

泊淡洵之意也

立待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漠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

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

疏

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待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

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嘗見隱几者未
疏子游者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
几實異曩時惟其寂泊無情故發驚

疑之

子慕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也喪由
亡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慕境智兩忘物我
雙絕子游不悟所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不知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也夫

箒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措其間矣况之風

物異音同是咸自取
疏夫籟箒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象鳳律舜作也夫箒管參差所受各足况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

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疏

方道也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慕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塊然之体大矣

故遂以太塊為名

疏

太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道在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太塊之

三賢子慕子游也

儀生殺既無心於亭凡欲齊物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

毒豈有意於列度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疏

而汝也調調刁刁者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無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

竅通物理自然不得不尔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

籟則比竹是已取問天籟地籟則竅冗之徒人籟則疏指自然可知唯天籟深玄寧難類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

悟取陳庸味請决所疑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并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夫耳無

即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

履暴也

毒痛也管也
增也原也

亭毒和氣也

比並也

注即本作既

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

天然耳我非為也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

豈蒼蒼之謂哉而感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

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

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

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并衆竅接乎有生之類

是尔尋夫生生者誰乎盖無物也故外不從乎物內不

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註云自已而然則

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

萬不同且風唯一体竅則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称

所受咸亭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自

視耳所近取諸身遠託諸物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

然使其自已當分各足寧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

毒之此天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誰

之大意者也主怒之使然哉此

亭毒和氣也

樂主也。一怒一動
與也。

大智於有物論前存我
此章一二丁天籟無方
明也無方大知云小知
云大云小言又喜怒
哀示此類也

編促小貌類也
取是捨非也

魂交八前境也

縲寬未且及
縲者真也
管古向又穿也

縲也。六根眼耳鼻舌身
法也。六塵色色香味觸

休湯者痛忍良也
沮喪人言逢境不著也
送蓋惡也

植動係則之句

重明天 疏 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
籟也 各自取是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
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
或走誰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
籟之義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此蓋智 疏 閑閑寬裕
之不同 疏 也間間分
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寧性虛談無是非小智狹劣
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闕而分別無是非故
閑暇而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此蓋言 疏 炎炎猛烈也
寬裕也 語之異 疏 詹詹詞費也

夫論理大言由猛火炎炎燎原野情蕩無遺 其寐也魂交
儒墨小言滯於競辨徒有詞費無益教方

其覺也形開 此蓋寤 疏 九鄙之人心靈馳騁耽滯前境
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 與接為構日以心闔縲者嘗者
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害深也今九地廣敷是也密隱
接之異 疏 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渴日不
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運心逐 小恐惴惴大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縲縲 此蓋恐悸之異 疏 惴惴休惕也縲縲沮喪也夫境
有違從而心恒憂慮其不遂恐懼交德是以小心
惴惴而休惕太心
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機 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後情指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
止之異 疏 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
境不異誓盟堅守 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衰殺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厘妄是非詭知日新消

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

者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

言老逾也其厭哉於欲老而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

緘繩豈唯壯年縱其厭哉於欲老而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

者莫無也陽生也耽滯之心喜怒哀樂慮嘆

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疏凡品愚迷封執導順

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惟悅樂則形舞拚怒則當時

則改易舊夏熱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是奢幸

怨之數及之入

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樂出塵采成茵此蓋夏變之異

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

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殊異其然亦同也疏

夫簫管內應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亟故能生成朝菌

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無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

是喜怒何施日夜相代乎前而莫其知所以萌故以邪也夫

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疏日晝日夜輪轉猶環更

往何物萌之哉自然然而然耳相近代互為前後推求

根緒莫知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自言其

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慮度不如止息又重

推且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

端緒萌也

根緒也

何而萌發不知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六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迫矣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生我

即我之自然

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耳豈遠之哉

然則我其理非遠

而不知其所為使

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為使也故

任之而理

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自至矣

為使無勞措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取捨不同若有真宰

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

疏 支技体不同而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者也

真性竟無宰主朕迹

可行已信

支行者信今

天機自張學性而動

而不見其形

不見所以

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可見其形

行形

不見信可行之類者也

有情而無形

情當其物故

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付之自然而

疏 百骸百九竅謂眼耳鼻口及下二漏也六謂天腑也瞻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

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言存

吾誰與為親

直自

之乎其有私焉

皆悅之則是有所私也

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自生也

疏 言支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存愛悅若有

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在置自有司存於身既

然在物亦尔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若皆私之則志

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自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

過其分上下相

誰一手足誰一

在子內篇齊物二

詠

詠

亦有字存所字
無存

注承為作偽

為**疏**曰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二
哉**疏**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行步則足為君而
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閔措意親
疎故為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
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夫臣妾但名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

相治也以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疏**夫臣妾御用各
支百體各有司存而更相御用也**疏**有職司如手執
脚行當分自足豈唯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機自
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其逸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
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
足自居下豈有逆哉雖**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在下目能視色耳能
無聽於當而必自當也**疏**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
於上下而逸代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則非為也**疏**直置
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

無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解真君即前之
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
有不他非無非有故假設**如未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疑問以明無有真君也

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
幸之路以下冒上物表其真人志**疏**夫心境相感欲染
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疏**斯與是以求得稱
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
有得喪以攖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
有能中易**疏**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
其性者也**疏**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
途亡失適可守其**與物相又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分內待盡天年也

與物相又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分內待盡天年也

能止不亦悲乎

群品芸芸，逆順相交，各危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變。此比衆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 又逆也。靡順也。群品芸芸，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報非行。此終年，速如馳驟，知貧競，曾無止息。枵量物理，深可悲傷。終身

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

志而後已，故其成。疏 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功者無時可見也。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

凡物各以

血好役其形体，至于茶然疲困，不

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疏 然疲頓貌也。而所

鬼既弊，茶然困若，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人謂之不死

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及，比於凡人

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人所哀者不足哀也。疏 然由如此也。念

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人之生也固若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

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疏 芒，瞶昧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墜世

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機珉，今不依用。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

休作罷
卷之五結案去後又

杜不然非吳越之我
爾雅云越遠也
或人謂子檀子或
人東市皆遠也

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則
人各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自有師故付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
之而自當疏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
皆如此故誰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獨無師乎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必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
成心未嘗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疏愚
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地理長代已之短唯欲併他為
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預其卑

未成乎心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疏吳越路遙必須
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疏積旬方達今朝
發途昨自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妄心必
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

後至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

者也感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
若而不疏復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
強知也疏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
有此用無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感心已成雖有大禹神
人亦不令其解悟莊子深懷慈救獨祭之何故付之自

若不強知疏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疏各有所說疏夫名言
之者也疏故異於吹疏夫名言

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而
必有詮辨故曰有言疏彼以爲非彼

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
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也疏感言我是僉曰彼非既

彼我情偏故果有言邪以爲有言邪然其未嘗有言邪
獨未定者也疏未足以有所定

卷之二

九

數言百苦言反

不辨作辯

陶者鑄形也

生殺用則未用則

以為無言邪則 **疏** 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
據已已以有言 **疏** 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
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 **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
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無言也

辨乎其無辨乎

夫言與鼓音其致一耳有弁無弁誠未可定
也夫上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紜莫 **辨** 辨別也鳥子欲出印中而鳴謂之鼓音也亦言帶鼓曰
知所定 **疏** 鼓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鼓鳥之音有聲無
辨故將言說異於鼓音

者恐未定以為別也 **道惡乎隱而有其偽疏** 惡乎謂於何也
非偽於何逃匿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
而真偽生焉 **言惡乎存而不可** 有真偽是非名紛紜而
起 至教至言非是非是於 **道惡乎往而不存** 皆存也陶鑄
耶 **疏** 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言惡乎存而不可** 皆存也陶鑄
道無不備則何不在乎所 **言惡乎存而不可** 皆存也陶鑄
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耶故 **道隱於小成疏** 小成者謂
可是可非可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疏** 仁儀五德
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堯唯行仁義
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
君云大道 **言隱於榮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者也而
廢有仁義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小成而滅於太全也 **言只為帶於華辨所以弊隱**
聖言所以老君經云 **故有儒墨之是非疏** 昔有鄭人名
信言不義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疏** 昔有鄭人名
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
仁義之道辨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而緩弟名翟緩化
其弟遂成於墨墨者尚道也尚賢崇札儉以兼受厚頂
至腫以救蒼生此謂此墨也而緩翟一規則兄弟各執
二教更相是非後恨其弟感歎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
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師是

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耶故 **道隱於小成疏** 小成者謂
可是可非可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疏** 仁儀五德
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堯唯行仁義
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
君云大道 **言隱於榮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者也而
廢有仁義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小成而滅於太全也 **言只為帶於華辨所以弊隱**
聖言所以老君經云 **故有儒墨之是非疏** 昔有鄭人名
信言不義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疏** 昔有鄭人名
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
仁義之道辨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而緩弟名翟緩化
其弟遂成於墨墨者尚道也尚賢崇札儉以兼受厚頂
至腫以救蒼生此謂此墨也而緩翟一規則兄弟各執
二教更相是非後恨其弟感歎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
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師是

知道喪言隱左督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非而天下皆

儒墨也故曰家並起各私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

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

為是故各用己是非彼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非各用己非非彼是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

者乃欲明無是非非者也欲明無是非非則莫若還以

儒墨又覆相明又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

非矣非非則無非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

也非是則無是非作是斷是作非者無過還用彼

我及覆相明又覆相明所非者非非所是者非是物

無非則無是無是則無非故是非自盡知妄耳物

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知物皆相彼故

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疏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

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也

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無自彼則不

彼無是所以玄同此註理盡無勞別釋

見自知則知之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

如是若審能見他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

自故無是非非也偏也皆

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知

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

彼彼是相因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

而生者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通勢

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彼是方生之說

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極即休皆空

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疑神果且有被是云
獨見 天外彼步見
也

樞始，不識妙微也

空而無不空
假而無不假
中道而無不中
一存一存非三非一

穿又依數數明也

乘之，天是天明乘也

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

也前假間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体自空前

後深所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及覆相尋

以為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及覆相尋

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 疏夫

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絕

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

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無非是非無窮故

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

而莫不相非故

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波空得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

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適耳也 亦一無窮莫不相非

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及遣而 故曰莫若

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 指手指也馬騾等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

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覆將他指比

已指已指於他指覆為非指矣指義既尔馬亦如之所

以諸法之中獨舉指馬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適於

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馬故舉一事以况是非 夫

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

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及覆以彼

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及覆相喻及覆相喻

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

下無是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

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

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擾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

備具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聖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又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者，非非者也。可乎可於已者，即不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疏：夫理無是非，而物謂之可，不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疏：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可。違順既空，故知不可皆妄也。大道曠蕩，尊卑合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亦可成，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物謂之而然，無不疏：物情顛倒，不違違從。愚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為然於何。

不然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疏：物情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宜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疏：群品芸芸，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故為是舉，廷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懽怪，道通為一。疏：夫廷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舉縱橫好醜，恢悅懽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疏：為則異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疏：為義故畧舉小事以破之。廷屋素也，楹舍怪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羨姬也，恢者寬大之各悅者，奇變之極懽者，矯詭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羨惡物，竟所以懸殊，恢懽奇異世情，用之為顛倒，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憤惟一，故曰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散主成也 生類毛拔
生公毛無體成也

夫物或此以為疏 夫物或於此為散 於彼為成 欲明聚
散而彼以為成 疏 散無恒 不可定執 此則於不二之理
更舉論 其成也 毀也 我之所謂成而 疏 或於此為成於
端者也 彼或謂之毀 疏 彼為毀物之成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夫
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 也 代木為舍等也

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 疏 夫成毀是非生於偏端
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 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
無主故無成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毀通而一也

庸疏 寓諸也庸思也唯當道之人凝神玄鑒故能去
彼一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而不處用而忘用

寄思群 庸也者中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夫達者
才也 無滯於

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 疏 夫有大至功而推切
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於物驅馭億兆而寄

玄珠者謂帝之故聖聖夫
在是非之方得玄道體
象得玄珠也

用群者其唯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 通得而幾
不滯可謂真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矣 幾盡也至理 疏 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
於物無思無慮絕學絕待通余而得

蓋無所由與理相 應故能盡妙也 是已 而不自作 疏 夫達道之士無作
而無是非惟彼我而無彼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夫達

我曰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者之
目是豈知目善而目之哉不知 疏 已而者仍前生後

所以目而自因故謂之道也耳 疏 之說也夫至人無
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匣谷巨猶萬物影響著生

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
者乎以法因人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 夫玄道

可謂自然之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 夫玄道
甚疑然非由心知謀度而後不 而愚者勞役神明解

通言辨而求一者與彼不 夫無以異矣不足類也不知

玄珠者謂帝之故聖聖夫
在是非之方得玄道體
象得玄珠也

十六

至理、理自混同豈佳
謂之朝三疏此起曰何謂朝三疏

此假
問也
曰徂公賦等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各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且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類也

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曰衆狙之惑且所好而自是

者此解辭也狙猶狻也賦付與焉據子也似粟而小

也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賦狙曰吾與

汝等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其於七數並皆是各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

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辨

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曰以是以聖人製之以

為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惑耶

是非而休乎天均

莫之偏任故付天均者自然均正之自均而止也疏

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非於無非是之謂兩

所以息智平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行任天下疏離是非而得無不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之是非非疏是非故謂之兩行

疏至造極之名也浩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

而智則無知動不垂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

文也惡乎至疏假設疑問於有以爲未始有物者云云盡

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

無所不疏未始猶未嘗也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

應也疏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

不後可加答於前問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均本亦化觀雲圖

字面、天地四方且字

見感難斷如藕絲
已感易斷如髮石

雖未都忘猶能初學太賢隣乎聖境雖復其次以為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疏通欲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志彼此之是非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所成未能忘愛私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決定也夫道無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不能知乃至疏增戒物有虧成是

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有成與

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擲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

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

成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

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疏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

所以合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

也三子之知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

也策打鼓杖也亦言擊節技也梧琴也今

謂不介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夜况檢典籍

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批梧者只是以桐凡而批之談

說猶隱几者也義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
惠子好談各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不
於世世既不悟又疲息遂使拄策假寐皆其盛者也
或復徒兀而與三子能咸盡於此

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
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衰

未之年是非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
盛父當困苦也其好之也欲

殊於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耽之其好之也欲
衆人疏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也

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
同乎我之所好欲將已之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擊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
彼竟不明故已之

道術終於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
昧然也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

臣若馬白之人有者對
牛鼓簧由典牛才所以
喻三子也

孔穿之從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
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術非衆人
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馬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辨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父之綸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疏
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承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
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

之不成亦疏我是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若
可謂成也為成而衆人異於三子可謂之成也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若彼不明即謂不成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覓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

在之句語亦初一

滑，亂也。滑疑之變化，尤物也。

放蕩，指莊老之道也。

屈奇，孔子之道之變也。

率，和也。同摩也。

子欲以言之所好明，而若「三子」之與眾物相與而不謂示於彼不亦妄乎？此共無，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成矣。

諸庸此之謂以明。而域之恢恠，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委曲而從之，守之，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迹同光，歸光接物，終不取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已以宰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志懷又順於萬物為是，寄於群才而此運心，今且言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可謂聖明真知也。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克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以之，又遣之，以至。疏。類者，輩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主欲及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雖然請嘗言是。至理無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與類故試。疏。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寄言之。疏。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做象其義。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終者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而一死生。疏。曾有始終否？此遣於無始終也。

與類者類與不類也。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克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以之，又遣之，以至。疏。類者，輩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主欲及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雖然請嘗言是。至理無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與類故試。疏。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寄言之。疏。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做象其義。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終者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而一死生。疏。曾有始終否？此遣於無始終也。

三直道也

是非之非未嘗有是非也

法云有無之法也
靜明也虛曠也

有未始有之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 此又假問有未嘗有始也

有有者

有有則美惠是非具也

疏 夫

象森羅悉皆塵幻故標此有明即有体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

惡猶未 疏 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祖有即不離懷 疏 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

無也者

知無無矣而假問有未嘗有猶未能無知

有未始有之未

始有無也者

假問有未嘗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兼入妙始乎有非終乎

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辨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

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果孰無也

此都忘其知者也亦乃俄

雖斯、明也

冥冥、幽闇也

有無、一也無明、無也

然始了無取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據也

疏

前從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体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体即勝俄余問蓋

非餘遠也夫玄道冥冥真宗微妙故体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体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体用無恒誰敢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体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又不知所謂之有無不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

也 疏

謂言也莊子從無言之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對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執滯於文字故致此詞

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

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

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支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執其性分物

真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公秋毫者也若其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至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未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依然自得存鷄不貴夫地而榮顏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
疏 秋時獸生毫毛其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未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芻子太也支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以無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毫末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毫末為大則

天下無小小大既余亦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情唯上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則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物萬形同於自得

其得一也已自
疏 支萬物雖多道通為一 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

矣且得無言乎
支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得一以正之既謂

之即是一矣
疏 支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塗稱謂斯有言矣 起故一雖玄絕而猶是各教既謂之一豈

曰無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

而况其凡乎
支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一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二有二得二不謂

之三乎支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志一

莊子

者無言。疏 夫妙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而言，二者而自一。疏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二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二有二得，不謂之二，三千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曆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况凡支之類也。

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疏 自從也，適性也。夫至理乎，况尋其未數，其可窮哉。疏 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言則至乎。三况從有言以往，有言，支流分，汎其可窮乎。此明一切萬物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無適焉，曰是已。各止於其所。疏 夫諸法空幻，何獨乎。無有即非有，有無各數，當体皆寂，即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邪。故無所措意於往來，曰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對。真然無。疏 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言，不在也。疏 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疏 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是非無定主。疏 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為是

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疏 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為是。故界分不同。

請言其畛。疏 畛，假設問也。有左有右。各異。疏 左陽也，右

疑。疑，教。必隨機。畛，其不同。昇沈。有倫有義。物物有理，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更更有宜。

疏 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紛有理。有分有辨。群分而類別也。疏 類別也。

辨，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群。有競有爭。並逐，曰競。疏 支物，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對辨曰爭。疏 性昏

愚，彼我封執，而並逐。此之謂八德。畧而判之。疏 德者功，勝真對辨，是非也。有此八德。疏 用之名也。群生功用轉變，無窮畧而陳之。六合之外，聖人存

莊子內篇齊物論

九二

有左一人手及于要

六指去也

大山

目不及云爾心不及家
手不及云爾目不及家

希夷希有

春秋不充傳言先王
時代也法經世大道也
口義史書之名也

典語法也也

堯舜也
大禹也
轍一迹也

而不論 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
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

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
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命

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
道之鄉也夫玄宗因衆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

之外既非神占所辨 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陳其性

疏 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芸芸取捨皆起妄
情尋責根源並同塵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

月憑虛亦無可詳議故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下云我亦妄說之

不辨 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 疏 春秋者時代也經
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在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

以為典模 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

終不執是辨 故分也者有小分也辨也者有小辨也 夫

非滯陳迹 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 疏 夫理無分別而物有

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者也 是非故於無對無域

之中而起有分有辨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 曰何也

滯之人亦何能割析精微分辨於事物者也 疏 假問質疑

疏 假問質疑 聖人懷之 耳聖人無懷 疏 夫達理聖人冥

藏物我包括是非枯 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

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辨故 疏 衆多之人

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忘辨所知不見於物豈唯故 即衆生之

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效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無所稱謂 疏 大道厚廓效絕形名既非色

夫大道不稱 無所稱謂 聲故不可稱謂 體道之人消

味大謙及苦華又
後歲食外也

聲亦疏效悟真宗無可稱說故大仁不仁無愛而疏亭
亦也群品沉愛無心辟彼青春非為仁也大廉不謙我也故無所容其謙盈疏

支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塵大勇不殺順故能無疏

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遂議道昭而

險而疏技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道昭而

不往疏塵俗惠救蒼生塵已逗機終無逆道道昭而

不道疏明已功名炫耀於物言辨而不及

不能及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仁常而不成物無常

其自分疏華詞浮辨不逮深理愛而常

愛必疏不能志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廉清而

不周疏惠每挾親情欲效成功無時可見勇伎而不

不信疏激然廉清貪名疏意聲名非賢廉也勇伎而不

成疏彼逆之勇天下共疾疏捨慈而勇伎逆物情眾五者

圓而絕向方矣疏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五者

辟猶以圓學方以魚某鳥耳雖希翼鳳擬規日月此五者

愈近彼愈遠實學弥得而性弥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五者

去疏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五者

矣疏人直道而乃矜炫己之能顯耀於物其於道五者

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圓圓變飛而好游詠雖希五者

翼焉鳳終無騫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絕方之効也五者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疏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疏夫

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道疏孰知不言之辨不道疏

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疏孰知不言之辨不道疏

此者願慶彼者日月驚
鳳食表

國，崔奇 五元及
馬云國世郭云國也

此者願慶彼者日月驚
鳳食表

此者願慶彼者日月驚
鳳食表

注云至人心更無增赫也大海百川入不增也

尾溜漏水也列之云敏攝也

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弊用茲通物者可謂於合於自然之府藏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所由

來至理之來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自然無迹滿尾溜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辟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

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照而忘志而能照者也疏

蔽其光其光赫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故昔堯問於舜

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位之道未

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上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

潘小國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胥敖是堯時小潘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之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登感天虹而生舜生於姚墟曰即姓姚生於媯水亦曰媯氏自有車瞳子曰字重華以仁孝著於殫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虞年三十捨百揆二十二年受堯權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真賊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於二聖舜曰夫

三子者猶存於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蔡

釋然何哉疏三子乃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介鷄足以道遙况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

釋然有何意謂也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

而不光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

被也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

言媯水長姚尚書重堯德間云重瞳世也

注云至人心更無增赫也大海百川入不增也

注云至人心更無增赫也大海百川入不增也

禁以學務作稀也

智權實也

今欲奪其文之頭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私哉故不致
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表迹出深存
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疏進過也淮南子曰昔堯時十
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疏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輪
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
長蛇以除民害又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
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
興動于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日取通者耶

齧缺問平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疏齧缺許由之
師王倪弟子

並堯時賢人也說此二人明於齊上言物情
顛倒執見不同悉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日吾惡乎

知之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疏王倪答齧缺云
彼我各有是非

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
是非故我於何出之言無所用其知也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
從廉入奴次第窮責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日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疏若以知
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然則物無知邪疏重責云汝既

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然則物無知邪疏自無知物豈
無知者邪日吾惡乎知之都正知乃曠疏豈獨不知我亦乃

者邪日吾惡乎知之然無不任矣疏不知物唯物與我
內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然乎嘗試言之其以不知故未敢疏然

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可的當故嘗試言之也日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

不知耶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
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蟋蟀之知在於轉

死而吟蟋蟀者乃以蘊合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
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也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

物或此知而彼不知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也

彼知而此不知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也

莊子齊物論

七

一家之言為者鳥家
曰者一家之實言而及
問者王

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
即知凡庸之人誰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

之非知耶 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
所謂不知者彼此不
相通耳非謂不知也
且

吾嘗試問乎汝 已不知其正
疏 理既無言不敢正據
聊復及質試問乎汝
民

溼寢則腰疾備死 然乎哉
木吏則惴惴向懼
後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此畧舉三者以
明萬物之異便
疏 惴惴向懼是恐
迫之別名然牛

哉謂不知此也言人濕地臥寐則病腰膝備枯而死泥
瀆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後猴跳躑曾
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二者以明萬物之
物誰知正定處所乎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

芻豢麋鹿食薦 蜘蛛其帶鴟鴞嗜鼠
四者孰知正味
此畧

蜘蛛郭註云蜘蛛大
腹長角能食地

豢牛羊之食也故指
牛羊云

徇狙首似犬身似猴

徇狙首似犬身似猴

舉四者以明 疏 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太豕之
豢庶之無玉 疏 徒皆以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
茂草場為鴟鴞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畧舉四者
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徇徇狙
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 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者也
疏 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後徇狙以為雌雄麋鹿更相交接泥鱗與魚遊戲毛嬙

越主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妹妍冠世人謂
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
顧舉此四者誰知乎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矣
生憎愛以理觀察孰
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天德被寵云蔡也

欲亂言酒者多供自何矣
也不定貌也

辨難一也

如夜遊跌云不悟也陰陽不測之神也

返戶故及戶名及

焚然截亂吾惡能知其辨夫利於彼者或富於此而天

無常故唯莫之辨而任疏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疏在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

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

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焚亂糾紛若敵讎之雜亂

既無定法吾何疏能知其分別耶雷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夫能知其不知故猶鍊至人疏雷缺由未悟彼

利害之疑請云子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疏此之不知更起

辨迷闇若夜遊重為比難冀圖後益之矣王倪曰至

人神矣無心而疏至者妙極之体神者不測之用夫聖

人應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辨而不

辨豈得以各言心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

慮抑度至人耶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体與物冥

故蕩然無疏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疑

未兆体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詭能驚駭猶

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庇群品順物而行若然

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騎日月有晝夜而疏昏明代序有

愈不足

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体故而况利害之端乎死生

以介意

疏夫利害者生進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

以介意

变化以遊况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

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望至竟故聖人付當於
 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
 之自亦而不推明也今瞿瞿于左聞孟浪之言而便以
 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死而責司晨之功見彈未擊
 炎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疏鴉即鴉鳥
 當生而慮死孰是以辨非皆逆計之徒也疏賈誼之所
 賦者也大小如鸚鵡而似翠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
 羹炙也江南外然有生雞之用而郊時不能司晨彈有
 得鴉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教能誣於妙理而教
 時非理今瞿瞿總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莫為女妄言之 言人之則孟浪也 **汝以妄聽之矣** 若
 故試妄言之 **聽妄言復為太早計** 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
 也故亦妄聽之何也 **疏** 則孟浪我試為汝妄說汝亦妄
 聽何如亦言奚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
 者即何之聲也 **日月之喻也** 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為其昭**

日作

旁薄華又徐其多司
 馮云依也推本亦作
 云賦又崔本作
 松云舟與所履履三日

物為二體挾 **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
 宇宙之辭也 **疏** 來今古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
 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 **為其昭**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 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
 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
 置之勿言委之自亦也昭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
 昭無分別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滑開也隸皂僕之類
 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
 惑為昭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
 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馳騫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菴** 愚菴然無知而直往貌也 **疏**
 役役馳騫之貌也愚菴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
 勞役而不息休道之士忘知廢照菴然而若愚也

脂 本或作脂音我徐
 載多李該粉又無
 波際之類司馬云
 也向音唇也云若兩
 唇之相合也

滑 徐音音向云滑音
 未定之謂崔本作
 縱武中又云繩也

屯 徐徒奔又與治本及司
 馬云滑也不全察也崔
 云厚貝也或云東也李
 云丑倫又

林勅樓文

本依編錄於憤及郭
於本及李於問多積
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
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復復然勞
形林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
化爲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稊億載千殊
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 疏 夫
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聖
人者與一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化與世
相冥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
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
一精純當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無物
不然 而以是相
蘊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
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先後之所在彼我勝
負之所 疏 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爲自己久是以橫論萬
物莫不我然彼不然豈說古今悉皆自是他
不是雖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
人順世勇隆動而常寂參稊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說音悅註同
應音鳥丁應平質

焉於慶之

筮 本亦依筮徐起托及
音求同焉云筮林
安林也惟云筮方
也一云正林也

予惡乎知悅生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
其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
也 疏 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
也 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
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死而失其故居名爲弱
喪喪者弱於所
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
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既而惡之哉 疏 弱者弱於喪
年遭亂喪失其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喪從無心
有謂之爲生自有還無謂之爲死遂其志生惡死豈非弱喪
不知 耶 麗之姬文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簋食芻豢而後悔其迹也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且則不 疏 昔秦穆公與晉獻公
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 共伐麗之國得美

勸嘉

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王之志故涕泣泫襟后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床而燕處進宇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况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予惡乎知死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

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却悔初始在

生之日末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疏夫死生之變猶夢覺之異耳夫夢覺之事既何係哉疏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觀之

勸嘉

當死之時亦不知其

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方將為夢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

死各適其志何所恋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

者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不足也向疏夫人在樂為方生而憂死哉

之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太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

皆未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騫有為之境曾迷大悟也

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故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固哉

夫愚者太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圍欣然信一家之偏見是可謂固

竊然司馬下借
樂也
牧羊自
牧羊惟木作履又云視賊

勸嘉

譚毛說曰與誰同

吊音的至也
詭乃委及異也

論除遠且最遠言心三
十即心也遠或依根

陋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自以為覺竊也
也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惡者同牧圍以此
為情懷可謂固陋
牛曰牧馬曰圍

丘也與汝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

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源猶

予謂汝夢亦夢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

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夫迷情無覺論夢

真妙并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

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以結孟浪之譚也

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以結孟浪之譚也

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吊詭

其懸

夫舉世皆夢此乃女談非常之言不韻於俗

解也

予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言能然無偽

而文同死生

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

者至希也

甚為希遇論其餘位是且暮

逢之二十年為一世

既使我與若弁矣若勝我

我不若勝而果是也我果非也耶

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

辨也夫是非彼我舉体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

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也耶

固不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而果非也耶

可也

若而皆汝也

疏 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夫是也

汝定非邪各執偏執未足可依也

非也邪

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或

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

故是非彼我自妄情也

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

見而後弁弁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弁

對終曰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也

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已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遺空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掩不離是非各執妄情掩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也

謂也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既將汝同見則

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歎第一句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同故是之耳惡能正之

未足信也使異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

取亦不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

足執非亦何足可執此覆歎第三句

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

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弁而休乎天均

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疏

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

待彼不足以正之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疏

我與若及人固受黜闇之人掩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何謂知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疏

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主

天倪者首條音韻郭音
五成又李分也崔云或
你竟音高際也班固曰天
研

莊子內篇齊物論
所引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
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

無弁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是非然否彼我

更對故無弁無弁故和之以天倪安疏弁別也支是非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然木出自妄情

以理推求舉體匪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則異否而今此

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弁也矣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弁為化聲支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曰若不相待也

疏支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各各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

不相待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

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疏曼行猶變化也且非之境自混而性命之致自窮也任也窮盡也和以

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帶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忘年忘

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亦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

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奇也支年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疏者生之所稟也既因於生死

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遺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

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亦無窮之可暢斯又遺於無極者也因兩問景曰曩

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用兩景外

之微 疏 固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向也特獨也莊子
 陰也 疏 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
 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
 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特操者何
 耶 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尔坐起無待待

責其所 疏 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自理在無待
 以哉 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
 獨化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

化之理 疏 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
 明也矣 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無窮卒乎無
 待 吾待蛇蚘蝮翼邪 若待蛇蚘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

也 斯類而獨 疏 昔諸講人及郭象注意皆云蛇是蝮下
 化故耳 齟齬者也蝮翼是蝮翅也言蛇待蚘而

行蝮持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
 而飛待足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蚘類
 引為譬耶今解蚘者蛇脫皮也蝮翼者蝮甲也言蛇脫
 甲皮蝮出新甲不知所以莫弁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
 也而蛇蝮二虫猶脫皮申狝異於諸物所以引之故外
 篇云吾得待蛇蚘蝮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蚘甲無異
 者 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影影待

化作

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
 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以可與言造物耳
 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
 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
 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曰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
 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及所宗於体中而不待乎外
 外無所謝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務是以誘
 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天一本作無

罔兩之曰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天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後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矣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迹因忘其自余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

莫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得意悅 䟽 栩栩然栩栩然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豫而行 䟽 逆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九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濼濼而暢其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志也 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

係生者必當死而恋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䟽 方為胡蝶曉了悅濼之是其只言是蝶豈識 俄然覺則濼濼然周也 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尔 而言故稱覺耳 䟽 濼濼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未必非夢也 覺驚恠思首方是莊周故註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 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 䟽 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假寐之夢者也 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辨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辨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 䟽 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非由無分也 此之謂物化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逐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
 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
 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
 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疏夫新新變化物物
 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遷流譬彼窮指也
 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
 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息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
 也

莊子注疏卷第二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